

草山秋

著山秋吳



詩歌譯作社發行

詩歌譯作社叢書之一

秋山草

吳秋山著

詩歌譯作社發行

目次

許序.....	I
自序.....	V
旅程.....	1
船笛.....	3
客夢.....	5
殘夜.....	6
樹蔭下的默想.....	7
水榭.....	11

雁……………一三

夢話……………一五

秋晚山遊……………一六

古城……………一八

雪夜……………一九

都市的早晨……………二〇

拾荒者……………二三

碼頭小景……………二五

轎夫……………二七

盲歌女……………二九

曹簫者……………三〇

流浪人 三二

災民 三四

漁筏 三六

續芋婦 三九

車水 四一

野屋 四三

村夜 四五

荒廢的田園 四六

許序

讀了吳秋山先生的秋山草，我覺得這些詩都很生動多趣，想象豐富，譬喻巧妙，處處顯露着濃厚的情感；含蓄得多，所以意味深長。切切實實的做到具象化的條件，更足以供初學者的參考。全集分作四輯，第三四兩輯，對於一般的勞苦大眾，有着深切的了解，於熱烈的同情的表達中，暴露了許多社會的病態：賣簫者中寫着這樣的一段：

竹管當不了飯吃，

吹，乏力，拚命地吹，

濫調寫出內心的焦苦！

轎夫中的一段：

上嶺的步伐是更沉重，

轎子一上一下像個搖籃，

老爺躺在做童年的夢，

他倆却像囚犯受了苦刑！

對照強烈，描寫得很仔細透切，由此可見作者的博愛的心。能了解才能同情，却也因為有了同情才能深切的了解。作者是不悲觀的，在都市的早晨上他又這樣寫着：

爲了活，縱遇風雨也得前進，

何況曙光正朗照前路。

秋山草的產生在九一八以後，受了外來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我們的農村是被摧殘了；弄得生活困難，有的竟挺而走險；在村夜中，有着這樣的紀錄：

家家的柴門早就緊閉，

生怕土匪乘夜來掠劫，

大家都弔上恐怖的心，

睜大着倦眼不敢入睡。

不但反映了時代，在同篇中，也已寫出了忠誠同胞勇於守衛的精神；

瞭望台上閃出手電的眼，

壯丁高聲的要行人喊口令。

但當國難當頭的現在，更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兩輯中的鄉愁的表現，引起了對於家鄉的熱情，才會努力的去保衛。這樣於無形中的鼓勵，勝於大聲疾呼的吶喊。我相信，秋山草出版後，一定可以發生很好的影響。

許欽文，一月十六日。

自序

我的第一本詩集——楓葉集出版以後，到現在忽忽已經兩年多了；這其間，我的詩作，又復不少，作風也似乎有些轉變，但因為萍踪靡定，還沒有機會再編第二集。最近與郁達夫先生閒談，他很關心我的詩，屢次催促編印，他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的。因此，我也樂得費了幾夕的工夫，把篋裏所存的詩稿整理一下，現在先蒐了二十餘首，編成一集，取名秋山草。

關於這些俚詩，因為所作的時間和空間的不同，所以格調不很一致，姑且約略分爲四輯；其中一二兩輯，是抒寫個人生活的斷片，和旅途的雜感，那還是兩三年前的舊作；其餘兩輯，算是最近的作品，所取的題材，大都是勞苦大眾的生活狀況，寫這些詩的時候，我是有着切實的體驗，和至深的同情的。

我寫詩和別人有點不同，人家每作一着詩，大抵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推敲，所謂「吟成一個字，撚斷數根鬚。」但我却沒這樣苦吟的餘閒，因為我的所有的時間，可說是完全出賣了的；天天跟着鈴聲上下課，間或還要做「等因奉此」之類的官樣文章，夜裏又要改卷子，編講義，委實忙得可以。雖然自己常於百忙中偷閒寫稿，但也不過把一剎那間的「烟士披里純」信筆表達之後，便無暇再去咬文嚼字了。因此，總怕不免有些缺陷之處，但不去撚鬚苦吟也復佳，因為這或可以免去矯揉造作之弊，而較近于自然也。

本書蒙許欽文先生做序，并此誌謝。

廿三年一月十六日，吳秋山於上海江灣。

旅程

茅店，

啾啾的雞聲，

喚來窗前的晨曦。

起來，

料理行囊，

殘月跟我踱過板橋。

驛路，

霜痕印着浪跡，

寒衣上添了多少緇塵？

此去

又是天涯，

舟車當作我底家。

船 笛

曙光帶來白格子的窗，
遠浦的船笛，嗚嗚地
喚起了飄泊的舊夢。

海濤，燈塔，沙鷗……

又在夢間環抱了，

沒盡頭的茫茫的旅程。

眼前依舊是青青的客舍，
一陣陣楊柳風，

掃不盡的輕塵。

船笛已漸漸低微了，

嬋孌的餘音，

撩起了新的旅愁。

客 夢

疎燈搖客夢，

夢醒後，西窗外

一陣蕭颯的芭蕉雨，

而家園是更遠更遠。

夜風帶來一些寒意，

我憧憬着夢中的畫面：

一盞微暗的美孚燈，

和一雙忙於針線的纖手。

殘夜

更夫の木梆敲出殘夜，
輕輕的夢兒是飛去了。

芯草在油盞裏開了花，
花瓣上乃有粉蛾在飛舞。

心上的倩影是漸模糊，
有如輕絮越飄越遠。

我悶守着微暗的斗室，
靜聽窗紙與夜風細語。

樹蔭下的默想

獨自帶着獵犬

走下斜坡，

林間的枯葉

在履下啜泣；

潺潺溪流

也在嗚咽似的，

在這荒涼的

深秋的黃昏。

我丟下了槍，

獵刀和水瓶，

默默地在

樹蔭下延宕。

再沒有彈奏

六絃琴的興致了，

手中的煙斗

飄起遐思的烟。

那烟是一幅圖畫，

描出當年的她；

小鳥似的，在我的

身旁生起柴火，

烤着剛獵獲的雉。

在柴火邊，

我們高興地用着

適口的野餐……

現在，那幅畫是已

撕毀了，而那烟

又描出眼前的一幅；

一片松楸，和

一坯荒蕪的香塚，

塚上的白楊已成拱了。

我像從夢中醒來，

用力地儘吸着煙斗。

獨自帶着獵犬

走下斜坡，

林間的枯葉

在履下覷泣；

潺潺溪流

也在嗚咽似的，

在這荒涼的

深秋的黃昏。

水 榭

水榭是清虛的，

玻璃屏外

有幽靜的夜湖。

流水荷風，

彈奏着絃音縷縷，

乍惹起客愁多少？

遠處划來一葉燈船，

兜賣白蓮藕粉，

我獨倚着欄杆角，

細嘗異鄉的風味。

水面逗來些些涼意，
曲橋畔有話別的蘆葦。

雁

陰霾也好，

晴朗也好，

日日你總在天邊飛翔。

飛過了浪花洶湧的海角，

飛過了荊棘離披的山崖。

無論風刮得那麼厲害，

無論雨洒得那麼迷濛，

你總是嘹亮地秋秋不息。

莫非生涯又教你飄零？

莫非空際有甚麼可戀？

但聞秋風過耳，
你也該啣着荻花飛回吧，
爲甚還在天邊不息地飛翔。

夢話

如其我有一間茅屋，
面對着秋晴的南山；
我將悠然地住它幾日，
去采東籬下的野菊。

但這却是夢話了，
倥傯的人生，
將永遠在征塵中過去，
而幽閒的心情是太遼遠。

秋晚山遊

滿山紅葉，

古寺貼着

夕陽一角。

秋風搖動驢鈴

塔闌塔闌地響，

寂寞的山谷

是更寂寞。

淡照中

拖過一條鞭影，

得得的，鐵蹄

敲着野徑，

發出老調的節拍，

爲驢背客

添了不少詩興。

古城

眼底的枯木寒山，
在暮靄裏，淡了，遠了。
細雨的街頭，
搖晃着星星的燈火。

一輛破舊的馬車，
馳入更深的夜色，
沉重的馬蹄聲，
衝不破古城寂寞的夢。

雪 夜

孤館的鐙是青的，
窗外，垂下雪的珠簾。

爐父伸出了蛇舌，
舐着室中的冷味。

又是殘夜夢回，
枕畔的書痕損了。

遠處擲來一片狗吠，
擊破沉寂的夜網。

都市的早晨

夜給街頭的霓虹燈溜走了，
天空，皺起了白的魚肚。

摩天樓，連成起伏的荒岡，
裏面的生物正停止蠕動。

沉沉，再聽不到肉麻的繁響，
悲涼，街口幾聲報販的叫賣。

馬路，像一片冷落的郊原，

清道夫的帚下漏出落葉淒語。

摩托也睡着，不再來兜風，
祇有糞車底輪在吻着煤屑。

倥傯，路上幾個上工的傢伙，
又開始出賣一天的血汗。

這一羣都市裏的牛馬，
奔走着，還怕得不到溫飽。

爲了活，縱遇風雨也得前進

何況曙光正朗照前路。

讓大家吸一口不花錢的朝氣，
努力地，來進行各人的勞工。

拾荒者

馱着舊竹籃，

抓着鉛絲鉤，

（像戈壁上的駱駝，）

一步一步，彳亍地

在人家金屋外遍走。

到處翻開垃圾堆，

驚動着聚餐的蒼蠅，

與在泥土裏做夢的蚯蚓

拾得些破銅和爛鐵，

像沙裏淘出了黃金。

天天飽嘗塵芥的臭味，
讓塵霧迷黑了臉和心，
青春就暗暗地消逝了，
在這不絕憂苦的世界。

碼頭小景

潮水抬高了浮板，

烟囱爬出黑蛇般的烟，

汽笛嗚嗚地在叫喊，

駁船展開空腹等着食糧。

小工們給堆棧口吐出來了，

笨重的貨件壓緊着脊梁，

大家排成蟻樣的行列，

杭育杭育地擱上了船。

心裏牢記着「籌」底根數，
身上却頻榨出污黑的汗漿；
他們是堅忍地彎着腰邁進，
冒着風雨在碼頭上奔忙。

整天的勞力賣得幾隻角子，
但隨又換作果腹的糲糧；
日日靠着赤手空拳在掙扎，
辛苦地馳騁在這生活的戰場。

轎夫

叨着老爺的福，

他倆也得上山來逛逛；

美麗的風景繡出一幅畫，

但他倆却沒欣賞的閒情。

火樣的太陽燒着鐵的肩膀，

渾身的黑汗有如瀑布奔迸，

老爺發福的體重往肉裏扣，

榨出了一片急促的喘聲！

上嶺的步伐是更沉重，
轎子一上一下像個搖籃，
老爺躺在做童年的夢，
他倆却像囚犯受了苦刑！

盲歌女

低下頭，輕彈着琵琶，
孀孀的哀音在指間鳴了；
一支悱惻纏綿的小曲，
是訴說你底身世飄零嗎？
茶座上盡是狂歡的笑臉，
誰肯傾下同情之耳細聽？
你該珍重歌聲的代價，
好好地摸着夜路歸去吧。

賣簫者

秋風，

高爽的天宇，

日脚爬上牆頭

輕輕，

幾聲簫韻，

穿破了靜寞的街心

誰箇知音，

人們誤當我在作樂，

那知這是生命的喊聲！

躑躅，

踏碎異鄉的石路，

蕭囊依然重壓在背上。

竹管當不了飯吃，

吹，乏力，拚命地吹，

濫調寫出內心的焦苦！

流浪人

寒夜的電桿上，

縊着一盞薄暗的路燈，

燈光下，斜瀉着

一個異鄉人底淡影。

彳亍着，發響的足音，

與夫流線型的口笛，

是合奏着心之哀曲嗎？

何其悲涼的聲調啊！

前面的路是太迷茫，
沒有燈，也沒有月亮，
伶仃的流浪人嘯，
今夜晚，你到何處去？

災民

汎濫，兼旬的大雨，
把家交給了澤國。

挾着席，披着襤褸的衣，
蹣跚，沒盡頭的路。

捱餓，踏上了街頭，
飯香，一陣陣飄過。

嗷嗷，孩子不斷地哭鬧，

攪碎了的，母親底心！

荷包，滿裝着清風，

爸爸鎖着眉搖了搖頭。

夜——跑酸了腿，

倦呀，狼狽地在路旁露宿。

漁筏

黎明，潮爬上沙灘，
江畔的篝火滅了。

欸乃，雙槳展了翼，
筏像海燕剪着綠水。

把煙波當作田耕，
頻頻，撒撈着罾網。

魚兒躍着多從破縫漏去

半天了，還捕不到半簞。

生活，是一天苦似一天，
那有餘力去羅致新網。

順着流，再飄過重山，
希望多得點收穫。

誰知，又來一陣風雨，
空悔把簞笠典盡。

急流，筏險些觸着礁石，

幸虧，我把漿兒撥轉。

晚了，同鄰筏一道回去，
他們也在搖頭嘆息！

績 苧 婦

破舊的一引柴門邊，

她低下頭注視腿上的苧，

兩隻手輕快地績着，

一絲絲投落身邊的筠筐。

筠筐裏泛起丈夫底愁容，

每趟回來總是兩手空空。

「唉！何時才得織成新網？」

她想着，又是一陣心慌！

晚風吹來江濱的漁曲，
她又感到一天的失望！
恨不得馬上把竿變成了網，
明兒好讓丈夫去上漁莊。

車 水

旱，田泥裂成龜甲，

芒種了，還沒半朵雲霓。

忙着，循環地踏轉木輪，

烈日下晃着弓形的瘦影。

潭水，也將枯涸了，

但還沒法播插秧針，

想來，今秋又是一場失望，

空讓鏟刀銹成了泥。

鳥兒不知道人心的苦，
聲聲，儘喚着「播穀」。

野屋

殘陽，

傾圮的柴扉，

野草蕭蕭地長了。

沒有炊煙，

欹斜的茅簷，

孕滿着寂的黃昏。

泥牆又塌倒了，

一塊，兩塊……

跳下乾涸的潭裏。

風刮着，

農人底嘆息，

震動了寥落的華門。

村夜

寒鴉叫落了夕陽，
夜色鬆上每個角落，
瞭望台上閃出手電的眼，
壯丁高聲的要行人喊口令。
放哨的槍聲像爆竹般響，
隨着是一片雜亂的狗吠。
家家的柴門早就緊閉，
生怕土匪乘夜來掠劫，
大家都弔上恐怖的心，
睜大着倦眼不敢入睡。

荒廢的田園

兵燹後，田園變成了荒土，
枯焦的荳棚下積着瓦礫一堆。

秋陽依舊照着無垠的村野，
但已蓋上了一片榛榛的荊棘。

雲雀再找不到美麗的黃菜花，
啁啾着，失戀似的飛入雲霄。

阡陌上也再沒有牛羊的踪跡，
牧女弄着草角哼起了哀歌。

詩歌譯作叢書之一

秋山草

平裝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山	秋	吳	者	作	著
社	作	譯	者	行	發
店	書	活	售	經	總
所	刷	印	者	刷	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四版

72
264
1

X